

意大利参院通过决议 吁查中共活摘罪行

【明慧网】2014 年 3 月 5 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243 号决议译文如下：

鉴于：2013 年 12 月 18 日，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听证会上举证，在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大陆，存在强摘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大卫·麦塔斯是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长期为保护人权而不懈努力。

2013 年 12 月 12 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未经允许从良心犯身上系统地活体摘取器官；

发现：中共每年进行超过一万余例器官移植，中国有 165 个宣称可在两到四周内找到匹配供体的器官移植中心。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或有效的器官捐赠或分派系统；中国的器官移植制度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器官获得途径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

1984 年，中共法律生效允许强行摘取死刑犯器官。2010 年在马德里召开的关于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会议中



图片：拥有逾 280 万读者的意大利共和国报在报导中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恶魔行为。

显示的数据说，中国超过 90% 的器官移植的供体来自死刑犯。这些死刑犯中，据麦塔斯了解到的事实，很多是法轮功学员。中共自 1999 年以来发动对精神运动--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中共政府刚刚宣布，从 2015 年开始将逐步停止对囚犯器官的强制摘取；

禁止酷刑的联合国公约委员会对中共活摘囚犯器官的指控深表忧虑，并呼吁中共政府提高对器官移植的问责制度和透明度，惩罚肇事

者；责成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重新考虑意大利医院对中国医生的有关器官移植的培训方案，以及在移植领域与中方的合作研究项目。

通过我们的外交使团，收集有关数据和信息，全面透明地调查在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的情况。

按照意大利已加入的国际公约，起诉贩运器官的国际通道，并按照法律规定，对涉及贩运器官的中介机构处以更为严格的惩罚。◇

“真善忍美展”再临亚特兰大

(明慧网通讯员美国亚特兰大报道)从 2014 年 3 月 7 日开始，享誉中外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再度莅临美国亚特兰大市。美展于亚特兰大郊区谷内司法行政大楼中厅举行。本次美展将持续到 3 月底。

美展共展出了 60 多幅美术画作，震撼了前来观看的各界名流。许多人在观展后发出惊叹：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纷纷询问在哪可购买到画作。

泰国公主瓦丽妮·桑玛丽也是

乔治亚州“亚洲艺术体验协会”的主席，她喜爱书画艺术，她与夫婿一起观看美展后拍下多幅作品留念。这些通过正统艺术表现人类对“真善忍”信仰的坚持的画作深深地感动了瓦丽妮，这位泰国公主当场打电话介绍邀请朋友们前来欣赏这些难得一见的精彩作品。

88 岁高龄的亚特兰大中文学校名誉校长赵增义先生已很少参加社区活动，但



图：美国国会议员洛布·伍道尔的代表黛布拉·珀伊莱女士（左三）；泰国公主瓦丽妮·桑玛丽（中）及伉俪；亚城华人社区领袖赵增义先生伉俪（右二、三）等出席了剪彩仪式。

听说美展的消息后，携夫人欣然前来。他对画作赞叹不已，并感慨表示：“信仰谁也灭不了，无论哪个政府也灭不了！” ◇

忆紫阳夫妇和法轮功的一段奇缘

【明慧网】前几天看到梁伯琪阿姨去世的消息，感触良多，与赵紫阳伯伯和梁伯琪阿姨在一起时的一幕幕不时地在脑海浮现。

1996年到1999年期间，赵紫阳伯伯和梁阿姨曾两次来到我所在的城市。他们初次来访时，父亲打电话让我去探望他们，要求我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带着父亲的嘱托给赵伯伯打电话，自报家门，随后到他们下榻的宾馆去拜望。

虽然是初次相见，他们慈祥和蔼，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的拘束。我们在一起大多聊些家常、保健的话题，有时我会给二老送一些他们喜欢吃的粗粮。梁阿姨有时也到我家吃点家常饭，我也会去宾馆和他们共进午餐。

有一天，梁阿姨打电话跟我说她要到某某单位去听一个气功讲座，约我同去。我去晚了，没能进去。梁阿姨于是中途出来和我散步。谈到气功，我告诉她，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个功法非常好，修炼“真善忍”，对强身健体有奇效，我举了些具体例子。她立刻表示也要炼法轮功。后来，梁阿姨到我们炼功点请了《转法轮》、炼功动作图解和其它所有资料，并学会了炼功动作。

有一天，我去她那里一起读《转法轮》并交流修炼体会。赵伯伯坐在旁边听，他不时插话说：“这个问题你们老师是这样讲的……”我觉得很奇怪，就问：“您怎么知道？”他说：“我看过书，书上就是这么讲的。”我又问：“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我高兴地说：“书上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修炼真、善、忍不仅对强身健体有奇效，也有益于社会安宁、稳定……赵伯伯，您也一起炼吧！”当时他没有马上表态，说要考虑考虑。后来不久，他也开始炼功。有一次提起炼静功，我说自己打坐入不了静，赵伯伯说：“我打坐时什么也不想。”

他们返回北京后，我也曾去北京富强胡同看望他们。我也向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北京时，我曾经和梁阿姨一起去参加集



图：晚年赵紫阳、梁伯琪夫妇

体读书（《转法轮》）。那段时间我们感到身心愉快，一片祥和。

后来，赵伯伯和梁阿姨又来过一次我所在的城市。当时对他们的限制是：不许出国，不许到沿海城市。

赵伯伯和梁阿姨身体不是太好，炼功就是为了祛病健身，赵伯伯患有纤维肺等疾病，炼功后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赵伯伯很高兴。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赵伯伯停止了炼功。

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修炼人也没能幸免。7月20日早上6点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

带到派出所，我一头雾水，感觉到气氛非常紧张。当时我只知道讲法轮功是多么好，因为那是我唯一的真实感受。上午10点，他们让我们看“取缔法轮功”的电视公报并让我们写对法轮功的认识。那种形势让人感到又一次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下午，警察到我家非法抄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而且未给清单。我则一直被关到半夜12点。12月份又把我骗去参加所谓的“学习班”，无限期非法关押，集中“学习”（洗脑）。

2000年元月，我要回北京为耄耋之年的父亲过生日，“学习班”竟一直不同意。我父亲给单位党委写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让外地子女都能参加这次家庭聚会。即使如此，单位还是不准假。我丈夫是军人出身，脾气火爆，对于这种无理迫害忍无可忍。他到各级部门去评理、上访。最后允许我在警察“陪同”之下入京看望老父亲。

这次在京期间，我设法去看望了赵伯伯和梁阿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们。

赵伯伯和梁阿姨都走了，他们把正直和善良留在了人间。愿他们与大法结下的这段善缘能给他们生命的未来带来美好，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神的护佑。◇

秋

收

【明慧网】故事

发生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某村。2013年秋天老下大雪，所有人的庄稼都收回来了，唯一一五保户家的玉米捂在地里没人收，被埋在大雪中。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无儿无女，老头身体体弱多病，老伴瘫痪在炕，看着庄稼收不回来，着急上火，仰天叹惜！于是，村长用广播通知党员干部都来帮忙抢收，喊了两天才来了一个。村里的六名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放下家里的



活，不约而至，都来帮着收玉米了，直到把玉米全收回来。村长本来仇视法轮功，这次，村长改变了态度，说：“我喊谁谁也不来，还是法轮功好，法轮功学员做的好哇！”◇

宝清县刘让英自述被洗脑迫害经历（二）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十多位曾亲历青龙山洗脑班（所谓“法制教育基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亲友与四位律师等，来到位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垦区分院，控告青龙山洗脑班非法拘禁和建三江垦区检察院不作为渎职。

青龙山洗脑班藏匿在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后院，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法委、“610”于二零一零年初非法成立的，对外谎称“青龙山法制培训基地”。2011年10月，刘让英要求852农场无条件释放因向民众讲清真相被非法关押的姐姐，被852农场1分场警察卢江、李刚、郭勇劫持进青龙山洗脑班酷刑迫害两个月。下面是刘让英女士叙述她在青龙山洗脑班遭“桡刑”摧残、强制转化的痛苦经历。

强制隔离

在青龙山公安局后院，挂着一牌子写着“法制教育基地”，其实它是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黑窝，平时那里的大铁门紧锁着，只走小门。被绑架时，我正在家和泥抹房屋，一身泥巴没来得及换洗就被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最西边阴冷的一个小屋内。我一身泥巴，陶华、房秀梅一看我就说我



中共酷刑示意图：桡刑

很脏，不讲卫生，没好气的把我拽到卫生间，让我洗手脸。我不洗，房就踢我脚说：“到这就得听我们的”；警察金言鹏让我站着不能靠墙。他们还强迫给我照相，说：“将来让你看看你一身泥巴的形象”。做洗脑转化的李景芬给我灌输歪理邪说，我不配合不听。

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是被封闭的单独关押，学员间不能见面，互相隔离。屋里有3张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住中间床，盖一个又脏又薄的被，一边是警察，一边是包夹。他们全天看着我不许我出屋，制造恐怖气氛，消磨我的意志。

11月14日晚，陶华逼迫我写“三书”，我拒绝。我善意的跟他们说：“我就是按真、善、忍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没触犯中国的法律和国际公约。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修炼法轮功，其它国家没有因炼法轮功被非法定罪、被非法关押，判刑、洗脑的等。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你们在迫害好人是有罪的，谁犯了罪，谁承担。”但她们不听真相。他们从早到晚两班不停的给我灌输诋毁大法、污蔑师父的造假宣传。

剥夺睡眠

为了抵制非法关押、强制洗脑等迫害，我开始绝食。警察金言鹏逼迫我吃饭，我不吃。他就揪着我衣服，把我拽到监控看不到的死角里一阵拳打脚踢，还说：“看你太瘦小，对你还是轻的”，并说：“在这转化起主要作用的是警察，不是‘做工作’”，其实就是暗示我这里是靠暴力达到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金言鹏就使劲捣我胳膊，野蛮的说：“说话！是？还是不是？”晚上、白天他们都逼迫我站着，不让睡觉，

直到站不住为止。

强制洗脑

做洗脑转化的周合珍（五常）、陈梅、李景芬（建三江、前进农场）、赵凤荣（建三江七星农场），警察陶华、房秀梅每天围着我讲一些诬蔑大法的话，恐吓我、打骂我，逼着我回答她们的问题，让人感到整个空间都充满了邪恶，他们就是想把好人变成坏人，把善的变成恶的，把白的变成黑的。我不配合不听她们歪理邪说，给她们讲法轮功迫害真相，希望她们明善恶，悬崖勒马。两个男警周景峰、金言鹏和做洗脑转化的姜占海、倪德财、刘海滨等用力掰我的手，强迫我写“三书”，并且强制我摁了手印。

被“桡刑”折磨

我不吃饭，他们就威胁说：“给你打针代替你吃饭，一针500元，让你家里花钱卖房也得交。”他们看我不配合他们写“三书”，就开始使用酷刑。

一天晚上，警察金言鹏、周景峰在洗脑班主任房跃春的指挥下，拿着手铐和电棍进我房间，房跃春告诉房秀梅：“谁也不许进这个屋”。他们威逼我说：“你到底写不写？不写没机会了”，我说：“不写”。房跃春就和其中一个警察给我铐上手铐，把我的双手铐在两张床头，把两张床拉开，两手伸直，两腿蹲着，站不起来坐不下去。

我对金言鹏说：“你这样对你不好！”他又把两张床向外用力伸直，两个警察又坐在床上把床固定，把我的身体伸的更疼痛。期间，房跃春说了许多诬蔑大法和大法师父的话，并拿出电棍威胁说：“不写转化就用这个电你，让你们死是很容易的事。”并且用手不停的抠我的眼睛。

我们曾相信过……

那天，一网友转给了我这个帖子：

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寇，赢得了民族独立；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军的浴血奋战和美国的帮助才打败了日寇。

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根本没有日寇，红军去陕北只是为了逃命、为了苏援。

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是为民除害，后来发现绝大多数地主的财产都是辛勤劳动所得，他们却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和抢掠。

我曾相信饿死4000万人的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是天灾及苏联逼债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些年风调雨顺，是毛的大跃进、赶英超

美、支援“世界革命”造成的。

我曾相信抗美援朝是保卫国家，后来发现联合国军队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国，而是阻止战犯金日成吞并韩国。

我曾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后来发现那些只是他们贪污腐败的遮羞布。

我曾相信对越反击战是自卫反击，后来发现是因为越南推翻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一个杀害了本国1/3人口（含20万华人）的红色高棉恶魔集团引起了中共的不满。

我曾相信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志，后来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共官员和亿万富翁。



我曾相信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后来发现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

我曾相信黄世仁欺压白毛女，后来发现那是杜撰的。原来，南泥湾种的是鸦片，方志敏是个绑匪，刘文彩不是恶霸地主，中美合作所是用来抗日的，半夜鸡叫是假的。……

当发现了这些真相，我震惊了，原来我一直活在谎言之中！

我回帖又加两条：

我曾相信央视上的“法轮功”杀人、自焚，后发现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

我曾相信万人围攻中南海，后来发现法轮功是依据宪法，去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提出和平诉求，争取合法修炼的环境，堂堂正正，开历史先河。◇



寓言故事：松树与梅

在北方的一座小公园里，雪花还在继续飘，整个公园被白雪覆盖，除了松树和梅花都还在冬眠。松树抖了抖头上的雪，对旁边的邻居梅树说：

“梅树妹妹，别人都会保护自己，退掉叶子冬眠了，你怎么还这样有精神，不怕冻吗？”梅树听了后笑了笑也抖了抖身上的雪说：“我在严冬盛开，是为了给人们希望和美好，冬天总会过去，希望就在眼前。”

雪继续下，梅树好像想起了什么，问松树：“松树大哥，你怎么一年四季都是长青的，也不知道休息？”松树沉思了一下说：“我的性格是不随环境和季节改变自己，我就是我。”梅树听后佩服地说：“你总是给别人做陪衬，不惧风雨严寒，才是我的榜样。”松树听后略有所思，对梅树说：“让我们共同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美好吧。”梅树欢快地连连点头，说“好呀，好呀。”

一阵狂风吹过，吹掉了松树和梅树身上的落雪，他们显得更加美丽和坚强。◇

三个鲜明的对比

【明慧网】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发动迫害法轮功，14年来，中国大陆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被活摘器官、酷刑虐杀；而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自由地炼功，自由地阅读法轮功书籍，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从来都没有被禁止过。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1999年7月20日以前，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在中国大陆供不应求，曾被《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中共公开发动迫害后，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以及其他法轮功书籍，作为禁书大量销毁，不敢让民众看到；而在海外，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38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还有更多语种的翻译正在进行过程之中，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同根同族的台湾，修炼法轮功人数只有一万多，而现在已有几十万人走入修炼，增加了几十倍。迄今，法轮功已经弘传到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而在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却在被残酷迫害。1:100多，这是一个更加鲜明的对比！◇

